

读书其实是“很个人”的事

记者：作为部编本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，您为教师和学生编选、推荐书目，关于读书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。您怎么看待阅读？

温儒敏：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情，要读什么书，怎么读，是根据自己的愿望、功用与兴趣去决定的。真正的爱书者，他们把读书作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方式。他们也有事功的阅读，但更乐于自由的阅读，或者说私密的阅读。金圣叹所言“雪夜围炉读禁书”，就是“私密阅读”特有的享受吧，那真是读书的妙境。周作人也说过，书房是不可示人的，因为一看你读些什么，就知道斤两了。这有点幽默，但读书的确是“很个人”甚至私密的事情。

不过对于学生来说，开个书单，推荐一些经典，有些引导，也有必要，只是不宜强制。孩子也有他们的“私密”，应容许有阅读的自由。中小学语文课会指定学生接触某些经典，然而往往事与愿违，凡是书单指定的，孩子不一定喜欢。经典与学生有隔膜，本来就不容易读，若又当作任务，有种外加的“规定动作”，甚至处处指向考试，那就煞风景了。

既然“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”，即使指定阅读范围，也还是要给学生一些选择的空间，容许读一些“闲书”。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干脆把“哈利·波特”系列纳入推荐书目了，结果效果挺好，等于承认了孩子们可以读“闲书”——以前很多老师、家长可能认为这类书是不该给孩子读的。其实像“哈利·波特”这类书非常贴近孩子，想象力超强，不说教而又有益，国人未必写得出来。孩子在奇特的想象世界中遨游，愈加爱上阅读了，兴趣也就培养起来了，有什么不好？如果全都为了思想灌输或者考试升学，把读书的范围和方法都框死了，完全忽视孩子读书的自由，不容许有“私密”的阅读爱好，那就难于培养起读书的兴趣了。

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，多数阅读都有明确的目的性，比如为了升职、炒股、理财、养生、交际、谋略，或者为了写文章发表，等等，这些阅读也许必要，但不见得能获取乐趣。人各有各的爱好，并非所有人都爱读书的。而真正的爱书人，不会随波逐流，不是哪些书走红就读哪些，他们选书总是有自己的喜好，有独立的眼光，阅读对他们是一种观望世界、涵养性情、安放灵魂的方式。

记者：现在的问题的确是功利性的阅读太多，自由的阅读太少，“私密”更谈不上，老师、家长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了，难怪许多孩子不喜欢读书。您是“40后”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小学中学，能否谈谈您当时的阅读？

温儒敏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，让人喘不过气来，私人的精神生活是被挤压的。即使那样，也还是有缝隙，有个人阅读的空间。关键是要从小就爱上读书，有这个习惯，无论多么困难，他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。这跟学校教育有关。不指望学校能给学生什么读书的妙法，不压抑孩子读书的愿望就行。我是1952年至1958年读的小学，语文老师学历普遍不高，上课各讲各的，较随意，没有什么任务群、探究式、PPT等花样，但都比较尽职，重视阅读。印象深的是一位黄老师，每周都有一两节课就是讲故事、读小说。这种奇特的教法激发了我们读书的兴趣。课余很多时间就是疯玩，大人不会怎么管。总有一部分孩子是特别爱书的，那样可以打开面向世界的窗户，满足好奇心，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个。

阅读本身就是我童年生活美好的一部分，这过程就很美，而不只是为明天的稻粱谋做准备的。我肯定会读当时流行的读物。我比较喜欢的是《三毛流浪记》，连环画，就这一本，不知道翻看过多少遍了。这种幼稚的阅读让我这个乡村小镇的孩子不断想象都市的生活，充实悲苦而又有趣的童年。而更认真读过的是萧三的《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》，薄薄的一本，很朴实的叙述，唤起我对毛主席的崇拜，佩服他的革命志向和毅力。我甚至还模仿青年毛泽东的风浴、雨浴，锻炼意志，硬是洗了五六年的冷水澡。

记者：那时的孩子有自己选择阅读的空间，真令人羡慕。能谈谈您童年的“私密阅读”吗？

温儒敏：除了读上面说的那些具有时代性的流行的书，私下里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古典章回小说。我家和外祖父家都有一些藏书，民国时期出版的，有的还是淡黄的玉扣纸印制，竖排繁体半线装，如《三侠五义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小五义》《包龙图断案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岳》《封神演义》……当然还有《西游记》。除了

后者，这些小说多数思想艺术价值都不高，文学史家是不屑评论的，但民间流传广，故事性很强。我的办法是“连滚带爬地读”，似懂非懂地读，不求甚解地读。我很幸运小学时读了许多“闲书”，阅读面拓展了，自己的读书方法与习惯也逐渐形成了。这种自选动作的“私密阅读”，还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。我的语文学基础，主要是靠课外自由阅读奠定的。这些年我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：从小学开始就要养成读书的习惯，语文学得再好，过了初中再觉悟，就晚了。

记者：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，没有时间读书。您上中学后还能有那么多时间自由地阅读吗？

温儒敏：作业太多的确是个问题，所以现在要“双减”。不过可以设想，即使不布置作业，孩子就有时间读书吗？不见得。孩子嘛，精力无限，兴趣就是动力。没有兴趣，做什么都是拖延症，有兴趣，就聚精会神有的是时间。现在的孩子面临激烈的竞争，压力大，但他们还是比父辈幸福多了。我不赞成“九斤老太”的说法。无论如何现在社会发展了，绝大多数孩子不存在温饱问题，而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。若要比较，那时物质匮乏，没有现在那么多机会和诱惑，比较单纯，读书也就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。时代不同，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苦恼。

记者：几十年与书为伴，反复读的书有哪些？

温儒敏：鲁迅的书读得最多，这跟我从事文学史研究有关。一百多年来，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，鲁迅是第一人。鲁迅的眼光很“毒”，他是要重新发现“中国与中国人”。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论著很多，但鲁迅作品很特别，是别人不可替代的。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，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，而是痛切的感受，是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。这和读一些学家的概论和历史著作之类，是不一样的，功能和感觉都不一样。

最近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两种鲁迅的书，一是《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》，选了鲁迅79篇作品，每篇都有千把字的讲析，颇费了一番功夫。另一种是《鲁迅精选两卷集》，选了128篇作品，每篇都有题记导读。这也是我几十年学习研究鲁迅的总结吧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温儒敏，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、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